

新馬文藝叢書

青春

周 榮 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洪天賜教授捐贈

青 春

周 燦著

目次

序詩

.....一

第一輯

青春

.....三

生命

.....五

樹之舞

.....八

尋夢曲

.....一四

我底心還沒有死

.....二四

特權

.....二八

騎士……………三〇

到那兒去……………四一

第二輯

召喚……………五七

放晴……………五九

河畔……………六二

黃昏……………六四

夜底前奏曲……………六六

晚霞……………六九

海底歌唱……………七二

石榴……………七九

我們在火車道上走着·····	八一
浮萍的話·····	八五
長大·····	八七
變換·····	八九
遺忘·····	九一
歌·····	九三
過年·····	九七
歸來·····	九九
馬來少婦·····	一〇一
修路工人·····	一〇三
後記·····	一〇五

序詩

我在我底詩篇裏

告訴了你星夜的美好

你惱了，你說：

「這是盲目者的讚美！」

你在我底琴韻裏

告訴了我晨光的婀娜

我惱了，我說：

「這是詭辯者的謊言！」

其實我不曾盲目地讚美

你也沒說過半句謊言

我們生活在不相同的世界裏

因而說着不相同的話

第一輯

青春

假如不學海燕般

在只有雲和浪的天地裏飛翔，

你還能描繪出

一絲一線的活潑麼？

假如沒有一雙

馬或者鹿底壯健的腿，

你還能在盛夏的草原上

馱着陽光奔跑麼？

池塘的蛙聲不是最好的音樂，
它比不上黎明時的雞啼。

偶然幾個靜寂的夜晚，

你更何妨到院子裏坐着數星星？

但是你要千萬記得：

螳螂穩重的脚步；

記得用一根線縛住跳躍的心，
別讓它隨便飛進情感的火爐。

生命

隱約的，

是遙遠裏的回聲。

隱約的，

是蒼茫暮色裏的雲層。

隱約的，

是地面上蠕動着的萬千個生命。

遙遠裏的回聲，

也許聽見也許聽不見。

暮色裏的雲層，

或者看到或者看不到。

地面上蠕動着的生命，

有時是獲得有時是喪失。

於是笑連起來了，

哭連起來了，

彩夢浴着失望，

飛躍拂着潛伏，

連成一串光華燦爛的珠。

生命是隱約的呀，

白天的光海裏可能有黑夜的影子，

我們更何妨在黑夜裏，

等待和迎接太陽？

樹之舞

(朋友，當你失望時，當你寂寞而憂鬱時，當你在失眠的晚上，想着苦惱的往事時，你的心坎上就有一些東西在跳舞；那是樹之舞。……)

最重要的是靜；

靜得像一個牢獄，

一口古井。

用頂黑的墨畫天空，

用唧筒裝着黃金的熔液，
噴在天空中製造一些星星，
一些冷笑的眼睛。

絕對不許有半隻野獸，
在這個森林裏存在。

（除了一隻烏鴉，一隻貓頭鷹，
和一條有毒的花蛇。）

此外我要在長不起一根草的地面上，
散放下十三個死人的頭骨。

現在，好了！

叢樹們，我限定你們在一刻鐘內，

落盡每一片葉子，

只剩下枯禿的枝。

現在，好了！

叢樹們，當你們聽見

琴鍵上發出了第一個音響時，

就開始起舞。

來——來，

向這兒來，向前面來。

請注意我的手，

我手上的指揮棍。

慢，再慢一點，

我要你們用探戈的舞步跳。

神秘的，恐怖的，

熱情激動而又野蠻的。

舉起你們的手臂，

高高地舉起你們的手臂，

去刺破厚的天空；

刺破天空中星星的眼睛。

烏鴉，這是你詛咒的時候了！

貓頭鷹，這是你獐笑的時候了！

毒蛇，這是你從一個頭顱的眼穴
鑽過另一個眼穴玩耍的時候了！

沒有一絲風，

沒有一聲呼吸，

只有滅亡前一刻短暫的瘋狂！

跳吧！跳吧！

叢樹們，你們跳吧！

跳向樂聲的深層，

跳向地球的邊緣，
跳向永遠。

尋夢曲

(現實總是醜的，夢境總是美的。我既不能逃避現實，又不能永遠沉湎在夢境中，於是，我寫下了這些詩句。)

夜是一條黑色的面紗，

從地球外一個精靈的手中掉落下來；

掉落下來——

罩住了天，

罩住了海。

天是無限之藍，

海是無限之藍。

在撒滿了金子的沙灘上，

倒臥着

一個花般美艷的少女。

她穿着雲錦的衣裳，

佩着水晶的頸飾。

她從空中來，從海底來，

從遙遠的地平線上來——

時候已經很久了；

當黃昏羞紅着臉孔，

依依不捨地送走了心中的太陽，

她就飄然來到這裏。

此刻她正睡得很甜，

兩條裸露的腿。

任意地屈曲和伸展着，

長長的睫毛偶爾一閃動，

讓夢的遊絲乘隙溜到外面。

海鷗輕輕地在水波的肩膀上擦過，

去逗她們一回迷人的媚笑；

這笑從遠處直追到岸邊，
然後鑽石一樣碰個粉碎。

一切都非常的靜，

月亮閉着嘴在沉思，

星星成群結隊向大地窺探……

忽然她的身子微微地抖動，

像冬眠的小蟲，

感受到春陽親吻時的第一次欠伸；

又像一條愛好音樂的眼鏡蛇，

在她主人的笛聲中冉冉昇起了頭。

她醒了！她醒了！

她擺動雪樣的雙手，

扭着蜂樣的腰肢，

在風兒的攙扶中站立起來；

站立起來，恭敬地

向滿天的星辰作注目禮。

月亮報以微笑，

星星却害羞地往四方躲匿。

一隻白鴿

啣着一枝在原始的噴泉中洗過的稻草，

低低地

從她的頭頂飛翔而過。

就在這時候，

無窮遠的天海的交接處，

一陣悠揚的仙樂響起來了，

——衝開厚的雲朵響起來，

透過空氣中無數分子の間隔響起來……

看呀！看呀！

她輕輕地移動莊重的步伐，

隨着樂聲翩然起舞

星月的光輝照射在她的臉上，

是那樣嚴肅而神聖。

雲錦的衣裳飄蕩起來了，

水晶的頸飾閃耀起來了，

盤旋着的脚尖，

像戲水的蜻蜓，

在沙地上畫下均勻的圖案。

樂聲漸漸近，漸漸響，

舞步漸漸輕鬆，漸漸迅速，

粒粒發光的金子，

都變成了隻隻流螢，
圍繞着她的周身飛。……

突然間，

樂聲停了！

一聲尖叫，

像深山的猿啼，

從她緊閉的嘴唇中迸射出來，

滾過天邊，滾過海，

震撼了整個大地。

慢慢地，

她終於疲乏地跪倒下來，

虔誠地合攏着手掌，

向長空作無言的禱祝。

靜了，靜，

什麼聲響也沒有了！

她遲遲起身，

蹣跚地走到岸邊，跳進水裏，

借星月的光，

洗她那垂至腳踝的絲絲長髮。

水聲淙淙地響，

清晰如午夜屋上的雨滴。

天在向西流，

海在向西流，

夢也在向西流……

我底心還沒有死

我底心還沒有死，

雖然它已碎過很多次，

它曾在女巫的怪笑聲中暈去，

曾被多變的彩雲眩得失掉理智。

我底心還沒有死，

它是我底神，我底先知；

我底靈魂和歡笑的天蓋，

時時刻刻要靠它來支持。

我底心還沒有死，

它在睡夢中嚶語，在日裏沉思。

它在希望的血液的滋潤下開花，

花兒美麗得像一首詩，一篇羅曼史。

我底心還沒有死，

它和一匹脫韁的馬相似：

依藉着年青的幼稚與貪婪，

在望不見邊際的大路上奔馳。

它聽說在遙遠的地方，路的盡頭處，

有一個寶庫，藏着無數的金銀和鑽石，

它要親自去打開那個寶庫，

用智慧所鑄鍊成的鑰匙。

假如半路上有個魔鬼將它阻止，

說：你這傻瓜，你聽到的消息並不確實，

回去吧，只要你肯回去，

我情願送你一半的金銀和鑽石。

假如能得到這一半的金銀和鑽石，

我就可以無憂無慮地過一輩子；

假如得不到這一半的金銀和鑽石，

我也許將從此流落顛連而死。

但我底心立刻拒絕了，

它像其他年青的心一樣慣於做冒險的事；

縱使它看過失望者懊悔的眼睛，

它畢竟還沒有死，不肯死！

特權

有些人用金錢做樑，

用地位做棟，

再用名譽做窗戶和屋瓦，

造成一座凌天的高樓。

於是，魔鬼下了一道命令，

說：住在高樓上的人，

准許得到一種特權：

他們可以隨便地想，

把血想作櫻桃醬。

他們可以任意地說，

把青菜說是蘿蔔。

他們還可以發生這樣的疑問：

你們爲甚麼那般窮困？

騎士

他說他要做個騎士，

帶一匹駿馬去環遊世界；

而且在臨走時殺死一切他所恨

和大家所恨的惡人。

他要在黎明時起程，

在太陽出來之前用舌尖去承那草葉上的露滴；

同時把佩在腰間的寶劍，

在一塊生着青苔的石頭上抹去鮮血。

於是他就離開了他底家，

他所居住的那塊古老的土地，

他底朋友，他底父母，

他窗前一株玫瑰花和他底愛人。

他離開了所有一切人，

從熱鬧的城市跑進寂寞的森林。

從五彩的霓虹燈的閃光中，

跑進燐光飛躍的荒山。

森林中有夜鶯悽愴的啼泣，

荒山裏有野獸顫動的咆哮，

但是最响亮最响亮的

卻是他底一連串獨獨的馬蹄聲。

他不知道要上那兒去：

因爲他本來就沒有固定的目標。

他只是想做個陸地上的吉布賽人，
一生一世過着流浪的生涯。

他從一座高山越過另一座高山，
從枯瘠的沙漠走到綠色的草原；
更借船隻的飛渡，

帶他橫過無邊的大海。

他有一個奇異的願望，

就是騎着馬兒踏遍地球上每一方寸的土地；

而且在踏過了僅僅一次之後，

便絕對不要再打回頭。

他還有一個偉大企的圖，

他要像古代劫富濟貧的俠盜一樣，

將從商賈身上得到的財物，

在半夜裏從窗縫丟進窮人底屋內。

然後他就靜悄悄地走了，

靜悄悄地繼續趕他底路。

同時他接受着詛咒和恨、
膜拜和一片驚奇的感激。

他從天涯流落到海角，

又從海角流落到天涯。

他從黑夜追逐到白天，

又從白天追逐到黑夜。

有時他憩在露天底下，

或者深邃而黝暗的山洞裏；

有時他就在黃昏以前趕到一處有人煙的村落，

向村落中一家人家借宿一宵。

他把馬兒繫在一株大樹上，

用青草和井水餵它；

自己也吃了些袋子裡帶着的乾糧，

然後才跑進屋裡睡覺。

遇到月亮圓圓的晚上，

他便在萬花的飄香中鬆下背上的吉打，

倚着籬笆彈奏幾隻動人的歌曲，

把一路上看見的事物唱給他底主人聽。

他底主人一面連聲讚嘆着，

一面把斟滿了葡萄酒的杯送到他手中。

孩子們更高興地圍繞住他，
聲聲句句要察看一下他腰間的寶劍。

他讓他們察看他腰間的寶劍，

同時告訴他們他是多麼喜歡這塊地方；

這塊地方上底夜，

夜裏的星空和活潑的孩子。

他們聽了都很歡喜，

大家爭着留他在那兒長住。

他欲言又止了好一會兒，

終於微笑地點了點頭。

但是隔天當大地還未醒來，

一切人還未醒來的時候，

他又偷偷地吻別了每一張熟悉的臉兒，

然後騎上駿馬飛奔而去——

臨去時他照例在屋前的石階旁埋下一顆梧桐子，

希望這顆種子能在他去後不久慢慢長大，

雖然他心裏也十分明白，

每一年的晚秋他絕不能見到半片落葉聽到半聲蕭索的風。

他慢慢地去遠了，

人們也從夢中醒過來了；

當大家突然發覺昨晚的過客已經不在的時候，才交頭接耳紛紛地議論起來。

結果每個人都感到萬分駭異，每個人都私底下這樣猜測着：

假如他不是天上的神，

就是一個慈祥的鬼魂。

其實他既不是天上的神，

更不是甚麼慈祥的鬼魂；

他只是一個人，

一個思想怪誕的流浪漢。

他追求光，追求熱，

他酷愛自由，酷愛勇敢，

他崇拜胸襟遼闊的英雄而自己也想做個英雄

做個超凡的壯士！

他奔跑着，他唱着歌，

他騎着馬兒去拜訪地球上每一個國度，

每一處名勝，每一處古蹟

每一段飛騰的瀑布和每條迤邐的長河。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

晨和夕在輪替着。

歲月一年一年地過去，

冬天的背後又接着個春天。

花朵有凋謝的時候，

最堅實的樹木也不能常青。

他終於從一個青春美麗的少年，

變成了白髮龍鍾的老人。

有一天他底馬疲倦極了，

倒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

他回過頭來微笑地看了它一眼，

然後伏在它底懷裏滿足地跟着死去。

到那兒去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北極去——

到有冰雪的地方去

那兒有長年凍結的大陸

長年凍結的山和河

那兒有沉默的苔野

寂寞的企鵝和白熊

——到那兒去

而且別忘了

帶你的雪撬和五彩的皮毛衣

當陽光普照大地的時候

在銀色的世界裏

在起伏的群山中

和你的獵犬來回溜蕩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菲洲去——

到有森林的地方去

那兒有永遠青春的池塘沼澤

永遠青春的異草奇花

那兒有兇猛的犀牛

和善的猴子與象

——到那兒去

而且別忘了

帶你的手套和刀

當虹橋高掛的雨後

在錯綜的山谷裏

在蟲鳴鳥語中

獨個兒飛竄跳躍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波濤洶湧的海上去——

到太平洋，到大西洋

到魯賓遜遇險的海港

無論那個白天或晚上——

只要你有一隻船和一把槳

你就可以起程了

你可以坐在船裏，划看槳兒

在浪花飛濺中漂流盪漾

你可以用最响亮的聲音

在忽隱忽現的白沫間

對着望不見邊際的遠方

唱你喜歡的多腦河之歌

和雄壯的伏爾加船夫曲

而你也可以設想着

你正安詳地躺在

全地球的海底懷抱

像躺在慈母身旁

靠着一隻手兒的搖籃裏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古木參天的高山去——

到喜馬拉雅山，到天山

到摩西蒙難的西奈山

選擇一個多風的季節

然後背起只裝着呼吸的行囊

悄悄地到你的目的地去

用着不是征旅的眼

不是征旅的脚步和心

登臨在沒有石級的崗巒間

你看不見另外一個人

你就是這宇宙裏唯一的動物了

當你感到飢渴倦怠時

大自然已爲你預備好一切

大自然預備了野菜作爲你的糧食

大自然預備了泉水作爲你的飲料

大自然也預備了

一張無比大的綠色地氈作爲你的柔床

當你睡完了一個甜蜜的覺以後

你會在晨星的絮語中醒來
向藍天和白雲長嘯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草原上去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巴姆巴斯和格蘭查科去

——到那兒去吧

最好是在黃昏

當長空的霞彩正在變幻的時候

當夕陽的金針漸漸短縮的時候

當大地像一個中國婦女

又一次換上比原來的顏色

更加暗淡的衣裳的時候

你騎着紅鬃的駿馬

自由地到處馳騁

就是繮繩突然斷了

你也用不着驚慌

——在這廣濶的草原上

是沒有絕壁和危崖的

追吧，追吧

向地平線追吧

追吧，追吧

追向嫋嫋來遲的無盡的夜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沙漠中去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阿拉伯和蒙古去

——到那兒去吧

不要躊躇，一點兒也不要躊躇

就在今天，就在此刻

就在你臉上一絲興奮的影掠過的瞬間

走吧，走吧

不用告訴甚麼人

只告訴你自己好了

如果明天就趕到那兒

明天——

你就可以聽到駝鈴

明天——

你就可以嘗一嘗風砂的滋味了

儘管它們也許會埋葬了你

然而，把生命埋葬在風砂裏

遠勝過

埋葬在密密的泥層裏

到那兒去——到農村去

到那兒去——到撒哈拉的水草田去

這是你許多期望中最美的一個

而它終於在今天來臨

不用催促，你也會自動走的

大城市里的喧囂是再也呆不下去了

以後——或者永遠

在多變的街和多變的臉色中

當不會再有你悵鬱的身影

——因為你已經走了

你已經將磨慣柏油路的腳插在秧田裏

你已經將給書本所損壞的眼睛

流連於使你喜悅的綠色中

白天——你揮汗收割和種植

晚上——你閱讀神奇的『一千零一夜』

在盛夏晌午的樹蔭底

你赤脯閒逸地躺着

吃着棗椰子 and 甜瓜

做着另一個出色的天方之夢

到那兒去——到大自然去

到那兒去——到亞當與夏娃的伊甸園中去

雖然你沒有提起

你已經嚮往多時了

像牛郎嚮往着七夕

像歸家的遊子嚮往着望鄉台

多少年肉體和精神的束縛

一旦便可以完全得到解放

當你在大氣中走着跳着的時候

再也不會沾到半絲世俗的塵污

所有的謊言和心

在陽光坦然的照耀里

也都變得坦然了

現在，你高歌和舞蹈吧

在歌舞中

慢慢撕碎道德的幌子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有冰雪的地方去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有森林的地方去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波濤汹涌的海上去

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到古木參天的高山去

到那兒去，

到草原上去

到那兒去

到沙漠中去

到那兒去

到農村去

到那兒去

到大自然去

到那兒去

到那兒去

到——那——兒——去

第二輯

召喚

你知道這塊陸地的邊緣還有一個海嗎？

一些來自遙遠的大洋上的歌手，

時常聚集在那裏和風兒合唱着好聽的歌。

你知道你的頭上還有一片蔚藍色的天嗎？

許多不同色彩的鴿子和巨大的老鷹，

日日都從上面盤旋飛過。

在很靜很靜的夜，

星星和月亮都先後出現了；

它們好像爲不使人們寂寞而降臨

白天太陽含笑從海上昇起來，

用金色的手指去叩你的窗和門：

「醒醒吧，孩子，

別忘了這世上還有一個晨！」

放晴

連日纏綿的苦雨，

今早總算放晴了！

阿坡羅，可愛的太陽之神，

你要見一見我們明朗的心窩嗎？

我們不像農夫們一樣，

熱切地盼望着你底來臨，

但是別後突然重逢，

我們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我們見你披着一襲白色的柔袍，
微笑着在雲端出現，
你手裏執一根鑲着珠寶的杖，
杖的一端在散發着溫煦的光。

那光照在樹葉上，
照在池塘和綠草上，
那光在我們底心裏，
像蝴蝶蘭一般開起火紅的花！

在倒斃的椰幹的一角，
我們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讓久積的塵土和垃圾，
化成一縷縷飛騰的濃烟。

阿坡羅，可愛的太陽之神，
你要見一見大地的心窩嗎？
萬物在短促的一刻裏，
似乎都茁壯起來了！

河畔

曙光裏，

攜一本書，

到河畔的大樹下坐着。

草地青翠欲滴，

落英鋪了個滿地，

潺潺的河水從港灣直湧了進來，

把船夫的胸膛逼得好潤！

小道上，

馬來人牽着擠奶的羊，
咩咩地叫着走近來了。

我在大樹下坐着，

我底書

一任微風翻打着。

黃昏

叢林中看不見晚霞，

只有一片片破碎的藍天，

遠處的茅屋裏已透出燈光，

暮色也漸漸呈現。

孩子們，收拾起你們底玩具，

快點兒回進屋裏來！

蚊子正哼哼地到處亂飛，

蟋蟀却藏在牆脚下怨艾。

院子裏默默的閒坐中，
才觸着樹梢的夜涼；
這兒只有泥土底氣息，
沒有百花底芳香。

我於是拿一把掃帚，
掃去地上稀稀的死葉；
偶然間抬起頭來，
才瞥見一彎上弦新月。

夜底前奏曲

井邊沒有汲水的女人，

沙地上沒有打滾的豬羣，

微風飄動着木架上的乾衣服，

遠遠的紅泥小路上——

一個人回來了！

兩個人回來了！

蚊子到處嗡嗡地叫，

蝙蝠在椰樹的周圍盤旋，

密葉底下歇息着歸巢的倦鳥，

金光四射的低空中——

一片雲彩淡了！

兩片雲彩淡了！

美人蕉依然紅艷如火，

龍船花已朵朵凋謝一地，

院子裏乘涼的人們揮着葵扇，

淺綠色的池塘旁邊——

一隻青蛙叫了！

兩隻青蛙叫了！

矮矮的籬笆環着繞亞答屋，

亞答屋關住了孩子們底鬧聲，

半開着的門外看不清題字的對聯，

只見這兒那兒的窗口——

一盞油燈亮了！

兩盞油燈亮了！

晚霞

今天的天氣這樣熱，

使我不禁預感到

黃昏時又有晚霞看了。

黃昏時我真的走到橋樑上，

默默地凝視着天邊，

和偶別的晚霞重逢！

今晚的晚霞還是那麼紅，

那麼嬌矜而嫵媚？

嫵媚中又含着少女的莊重。

今晚的晚霞又變了，

變得那麼複雜，

那麼新穎而難懂。

晚霞爲甚麼難懂？

這就是大自然的神秘，深奧
和出奇的巧工。

但是親愛的晚霞啊，

你和我，對於宇宙的依戀之情

——本來相同。

海底歌唱

我在沙灘上漫步着。一個個深陷的足印從我的脚跟溜了過去。我的身旁，是一片遼闊的海。……

(一) 白天

好藍喲，這藍色的天！

好藍喲，這藍色的海！

遙遠裏隱約的童話之島哪！

——好藍喲！

飛吧！燕子；

出來吧！螺殼裏寄生的大毛蟲；

陽光已經從地平線上笑着奔來了！

她夢神底光波裏，

迴旋着芭蕾舞女凌空的足尖。

陽光已經瀉進港灣上渡船的艙裏了，

孩子們，你們看見嗎？——

風在駕駛着一張張白帆，

和天上的雲朵競賽。

孩子們，你們不要只顧築那微小的沙城，

你們也聽一聽浪濤的歌唱呀！

你們——洋娃娃和多毛的獅子狗，

都爬到堤邊的石頭上來，

靜靜地蹲着聽吧！

你們靜靜地蹲着聽，

你們還得記清每一句歌詞：——

美麗啊！鯨魚鼻上的噴泉，

海豚在浮冰上憩着，

珍珠在夜裏發光！

(二) 夜

大海啊！

你不要受群星的欺弄，

老張開口等待萬千倒影的飛殞哪！

它們熱愛那高傲的太空，

遠勝於你底懷抱呢！

(在這盪漾的水波上，

月光正殷勤地織着

一張永遠織不成的金蓆子。……)

數不盡一連串靜寂的夜，

這蜿蜒的沙岸上

有個人首魚身的海神，

挑動纖長的綠指甲，

用雕着鳳凰的古琴彈那讚美的曲子。

這曲子像潮聲也像風聲，

找不出完整的韻律和音符。

潮聲沒有完整的韻律，

風聲沒有完整的音符。

在這無邊而深幽的黑暗裏，

只散落着一股無邊的靜。

於是海蛻變了，

海變成一雙圍繞着睫毛的黑眼，

流盼着美和神秘。

海變成一個新造的鳥窩，

窩裏只溶着葉蔭的涼，

羽毛的暖，

夢的甜蜜和蟲兒的香脆。

海變成一個新造的鳥窩，

這窩曾收受過彩虹的吻，

霧的蠱惑，

雨的挑逗和群山的擁抱。

但是此刻海已沉默，

海上只散落着一股無邊的靜。

風也息了，

魚也睡了，

月亮用她破碎的金塊，

在盪漾的水波上，

織一張永遠織不成的蓆子。……

石榴

你呀，

像一個獨守深閨的古美人，

隔着密密的垂簾，

夢幻地窺看飛過牆頭的蝴蝶。

每個每個深沉的月夜，

你化作一縷香魂從花叢中跳出；

跳在地上吸取月亮的精華，

去修鍊一朵傳奇式的笑。

有一天太陽用它鋒利的銀簪，
在你滿施着脂粉的臉上劃下一道痕，
這道痕慢慢兒地裂開，裂開，
終於露出一嘴珍珠似的皓齒。

我們在火車道上走着

當我們沿着望不見邊際的火車道，
漫步——或者跳躍着前行的時候，
黃昏的柔指在琴鍵般的雲朵上
彈動一曲寧靜幽穆的調子。

當我們沿着望不見邊際的火車道，
漫步——或者跳躍着前行的時候，
我們偶爾向兩旁高處的草叢和樹蔭裏，
用震耳的叫聲召喚來一個又一個遊伴。

山坡上潔白得發出亮光的石堆，

常是我們憩息和眺望之地；

在那兒，我們可以任情地坐臥，

也可以隨手摘取鑽出石縫的野花。

在那兒，燕子密集如夜空中的繁星，

從我們的頭上和眼前飛掠而過；

牠們一聲聲圓滑清晰的呢喃細語，

就像那套着剪子的身體一樣輕盈。

你呼嘯着的，嬉戲着的風啊，

請快些兒趕完這一段路程吧，

遠處一株披滿着絲絲氣根的大樹，
正在苦等着你的來到。

你曲折蜿蜒的紅泥小徑啊，

究竟山的那一邊才是你的盡頭？

我們願意向散落在你周遭的

溪流和菜園遙送一千個飛吻！

當我們沿着望不見邊際的火車道，

慢慢地從原路踱回來的時候，

群山已罩上了它薄暮的面紗，

彩霞的臉色也驟然黯淡了。

當我們沿着望不見邊際的火車道，
慢慢地從原路踱回來的時候，

我們用言語和手勢互相依依作別，
一抬頭，橙黃色的路燈已亮起來了。

浮萍底話

我像一隻被孩子捉來當燈火的螢
飛來飛去總飛不出這透明的世界

鎮日裏我聽厭了寂寞的蟲聲
看厭了蓮花和蜻蜓們底舞蹈

就是籠子裏的金絲雀

也要在飽餐後詛咒水和穀粒了

只要眼前還有路

我願意向大海游去

長大

去觀察世間萬物底長大，
是一樁非常有趣的事；
不管造物者會將這結果，
配上了什麼樣神秘的悲哀？

你看籬笆上的牽牛花藤，
一天比一天攀登得高，
你看啾啾地呼喚着霪雨的雛鴨，
已經長出了層層好看的粗毛。

還有那慷慨的草兒們，

那結着實的菓樹們，

特別是孩子們，孩子們底臉兒，
都在不停地改變。

去觀察世間萬物底長大，

是一樁非常有趣的事；

至於死亡，我們得說——

那是爲新底生命施下的苦肉計。

變換

儘管我還是睡在這樣一張牀上，
儘管我還是這樣迷迷糊糊地醒來，
但當我起身去推開那扇小門時，
出現在我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新奇的景色。

屋子和馬路都不見了，

熙攘的車輛與人羣也無踪無影；

只有一條紅色的羊腸小道，

從我的脚下直通到遠方。

我聽見鳥兒在唱着歌；

微風手攜手含笑向我走來；

就是天上的雲和太陽，

也給了我一種喜愛的感覺。

於是我隨手折了一段小樹枝，

當作馬兒騎着往前跑；

雖然母親正站在石階上，

敲着手杖高聲地追罵。

遺忘

我從魑魅魍魎的重圍中逃出來，

跑到白石橋頭的古樹下，

坐下來，輕輕地，

輕輕地歌唱。

我歌唱着松鼠和山羊，

歌唱着白雪公主和愛麗斯；

我還歌唱着陽光底下一個男孩子血紅的嘴唇，

和月光底下一個女孩子寶石樣的藍眼睛。

我從苦悶憂鬱的深海浮起來，

回到靜穆而美麗的珊瑚島上；

躺下來，呆呆地，

呆呆地設想。

我設想着紡織娘怎樣編織夢，

設想着水晶怎樣在黑夜噴射亮光；

我更設想着泉水怎樣溜過千萬年前的岩石，

奔瀉向千萬丈深的山谷。

歌

我愛聽來自四方

來自許多不同國度的水手們

在黃昏的碼頭

喝着血紅的葡萄酒

拉着低音的手風琴

唱出的無數關於海的歌

我愛聽流浪的音樂家

在深夜的街頭

在喧鬧的人羣裏

憑自己純熟的手指

挑着破舊的吉打

隨口唱出來的無譜的歌

我愛聽戰地的兵士們

疲倦地依着被炮火燒得烏黑的牆壁

或者圍坐在火堆旁邊的瓦礫上

吃着袋子裏的乾糧

像垂死的病人般

斷斷續續唱着的思鄉的歌

我愛聽遲睡的母親

在將熄未熄的燭光中

凝視着搖籃裏嬰兒的臉

那麼自然地

沒有絲毫修飾地

哼着的低低的催眠的歌

我愛聽還在牙牙學語的小孩子

拍着手兒

搖着頭兒

在大人們的讚美聲中

驕傲而滿足地

大聲唱出來的不易理解的歌

我也愛聽我自己的歌

我的歌聲向遠方

向藍天和大海

向透明的真理的城——

有時攫取些眼淚

有時攫取些笑聲

過年

你一樣聽見爆竹聲，

一樣看見滿街飄揚着的紅綵，

還有那新貼的春聯；

——閃着酒光的臉。

你摸摸口袋，

計算着孩子們的壓歲錢；

剩下的，

想買一包香烟。

家事逗留不得，

妻子咕嚕着對你埋怨：

人家都吃魚吃肉，

我們却憂米憂鹽。

爲了這也是個年，

你像蜈蚣，又一次——

脫去自己身上的殼，

偷偷送進當店！

歸來

在太陽升起的那方，
在遠處喘息着的海上，
一條小船歸來了。

船上沒有載別的，
只載些漁人皺臉上的微笑，
和販賣出去的
零碎的生命與時間。

還有昨夜的風和浪嗎？

——兩隻渴睡的眼，

老腳着戰抖！

馬來少婦

昨夜聽厭了亞答屋上的珠雨
今早又嫌椰梢風熱

輕烟從紅磚的隙縫中噴出
陣陣辣椒的濃香撲鼻

兩隻火鷄在井邊啄食
咯咯聲中互展着丰姿

咖啡色的沙籠盪起來了

銀鈴似的笑聲比夢兒纏綿

芭蕉樹下，一顆黑乳頭

止住了嬰孩的啼哭

修路工人

赤道上的太陽不是北國的火爐
你怎麼老愛在他旁邊遊戲

灰塵像十二月裏的雪化
圍繞着你的周身飛

一連串的哼唷聲跟着鋤頭落下了
汗水卻比泥漿多

柏油在滾沸着

機器的齒輪在旋動着

白天又悄悄地溜走了

困倦的床上激不起些微思潮

黑暗裏幾盞紅燈

告訴夜行的腳步

後記

自從我的第一本詩集『孩子底夢』出版之後，轉眼間已經過了五個年頭了，在這段期間，我雖然一直不會放棄對新詩的愛好，而且經常也有些習作發表，然而成績畢竟很難使自己滿意，每想及許多師友們對我的鼓勵與熱望，我除了在這兒表示感謝他們之外，只有暗暗覺得慚愧而已。

我所以把這兒所收集的東西分爲兩輯，是有緣故的：第一輯裏的詩，大部份篇幅較長，而且內容偏重在真理的探討與一些零星感想的記錄，其中有鋪演一故事的，有諷刺一現象的，有因內心某種情緒的激盪而迸發出來的畫圖，有因夢中某種美好事物的追求而凝構成的想像。至於第二輯裏的詩，却偏重於詠物與寫景。雖然我一向生活在這長年是夏的南國，依依楊柳，霏霏雨雪，離離黍禾，灼灼桃花，這些易於挑動情思的東西，都是我所未見的，但是大自然總算不會太過冷落了爲她所擁有的這個小角落；在這兒，有熾烈如火的驕陽，有含情脈脈的月亮，有青天，有藍海，有金碧輝煌的彩霞，有四時常綠的椰樹和芭蕉，這些東

西，看得多了，不但不覺得可厭，反而不期然地對它們發生了情感，因而它們也特別爲我所偏愛。我以爲如果在驚嘆、低迴、唏噓不已之餘，能够作一名小小的大自然的謳歌者，也不負造物一番苦心的鑄造與善意的恩賜了。

至於這本書的名字，是鍾祺兄替我取的，他以爲我這本集子，原就是青春的象徵，是年青人豐富感情的產物。我自己想想也覺得適合，就這樣定下來了。

最後，我應該向我敬愛的老師王梅窗先生致謝，如果不是她在萬忙中爲我整理一大堆稿，去其蕪雜，又細心加以刪改與潤色，這本東西縱使印成了，也會錯誤百出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雲南開

楊守默著作：讀書和寫作

南洋報社

杏 影創作：書與人

（散文集）

青年書局

趙 戎創作：馬六甲海峽

（長篇小說）

章 量創作：烏鴉港上黃昏（小說集）

文化供應社

章 量創作：都門抄

（小說集）

文化供應社

貂問湄創作：小鬼春秋

（小說集）

文滙出版社

雲里風創作：黑色的牢門

（小說集）

文滙出版社

周 燦創作：孩子底夢

（詩集）

南洋報社

杜 紅創作：五月

（詩集）

生活出版社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一集 共十二冊

- | | | |
|--------|--------|------|
| 餐風飲露 | (長篇小說) | 漢素音著 |
| 坎米之死 | (小說集) | 絮 絮著 |
| 報 窮 | (戲劇集) | 李星可著 |
| 還鄉願 | (中篇小說) | 韋 暈著 |
| 姊妹倆 | (小說集) | 李汝琳著 |
| 青 春 | (詩 集) | 周 燦著 |
| 邊 鼓 | (小說集) | 苗 秀著 |
| 出 路 | (小說集) | 雲里風著 |
| 趁年輕的時候 | (散文集) | 杏 影著 |
| 芭 洋 上 | (小說集) | 趙 戎著 |
| 腐 蝕 | (小說集) | 貂問涓著 |
| 樹膠花開 | (詩 集) | 杜 紅著 |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新馬文藝叢書

李汝琳主編

青 春

周 燦著

PUBLISHED BY 青 年 書 局 印 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再版

2001—3000冊

定價叻幣八角

青 春 周 傑 著

實 售 ST\$ 0.80

